茶香室叢鈔

茶香室四鈔十七

德清俞樾

宰相不出姓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云唐誥敕宰相複名者皆不出姓單名則出姓葢以爲宰相人所共知不待書姓而見余多見人告身類如此國朝宰相雖單名亦不出姓他執政則書所以異宰相之體也

按此條有沈氏欽韓校語曰唐制宰相官已爲僕射者不出姓非僕射皆出姓葉氏所見葢以僕射複名不出姓者耳

宋徐度卻掃編云舊制宰相官僕射以上敕尾不書姓
蓋用唐故事也則宋制宰相不出姓亦官僕射者

年少登庸

宋宋敏求春明退朝錄云國朝宰相趙令虛相文潞公
四十三登庸寇萊公四十四王沂公四十五賈魏公四
十八樞密副使趙令三十九寇萊公三十一晏元獻三
十五韓魏公三十六參知政事蘇侍郎易簡三十六王
沂公三十九

相權至范質始輕

宋葉夢得避暑錄話云羣臣除議自唐以來皆宰相自

除而進書旨常朝進見非軍國大事不議至范魯公始
止之皆請面受旨而後行至今以爲故事

公門卿門

宋王楙野客叢書云田文曰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
曹植疏亦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南北史引處甚多晉
王沈又有公門有公卿門有卿之語

尚書

宋岳珂愧郯錄云尚猶主也漢初有尚冠尚衣尚食尚
浴尚席尚書謂之六尚然則尚書之稱當從去聲鄭康
成注周禮司會曰若今尚書陸德明釋其音曰常治令

世襲稱之始也按陸德明止此一音則尚書之尚竟無去聲矣唐人詩用尚書事亦皆作平聲

宋沈括夢溪筆談云官名中尚書本秦官尚音上謂之尚書者秦人音也至今秦人謂尚爲常

參知政事

宋徐度却掃編云乾德二年以兵部侍郎呂餘慶薛居正並本官參知政事先是已命趙普爲相問翰林承旨陶穀下丞相一等者有何官對曰唐有參知政事參知機務故以命之史臣錢若水等曰按唐故事參知政事參議朝政參議政事參知機務並宰相之任也高宗嘗

用郭待舉等參知政事既而謂崔知溫曰待舉等歷任尚淺未可與卿等同稱遂令於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以此言之平章事亞於參知政事矣轂不能遠引漢御史大夫亞丞相故事爲對翻以參知政事爲下丞相一等失之余以謂凡此官稱皆唐一切之制非著爲定令也唐中葉以後雖左右僕射不兼平章事者不爲宰相則平章之重也久矣史臣之論亦未爲允

按此則參知政事與平章孰爲高下固無定論至以御史大夫爲亞丞相亦嫌名稱之未正漢初有相國有丞相蕭相國世家云使使拜丞相何爲相國則相國尊於

於丞相葢相國者國之相而丞相者相之丞也然則正
宰相之名曰相國而下一等者曰丞相庶幾得之

故相

宋朱弁曲洧舊聞云西漢爲丞相者有就國有免歸有
自殺有伏誅而無復爲他官者惟哀帝時孔光免丞相
博山侯後久之復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位次丞相
月餘爲御史大夫未幾爲丞相復故國東漢初以讖文
用王梁自野王令超拜大司空俄以違命將斬之赦以
爲中郎將自是去三公而復爲九卿郡守者不可勝數
矣唐宰相既無定員又多以他官兼領名自下僚超拜

同時或至十七人及其貶責亦無復禮貌武后時李昭德以鳳閣侍郎平章事貶欽州高賓尉嚴瑱自天官侍郎同平章事貶琰川州尉狄仁傑自地官侍郎同平章事貶彭澤令中葉以後李揆嘗以中書侍郎平章事貶袁州長史後以試祕書監江淮養疾家百口貧無祿仰食取給牧守稍厭瀾則去之江公輔自諫議大夫平章事下遷太子左庶子久不遷謁宰相求官階德宗怒惶懼請為道士復為泉州別駕凡此類頓辱之亦甚矣

宋使相不簽敕

宋朱弁曲洧舊聞云凡以節度使兼中書令侍中同平

章事並謂之使相唐制皆發敕五代以來不預政事敕尾存其銜而不簽但注使字漢初有假左丞相曹參之徒悉嘗為之皆以將軍有功無以復賞故假以宰相之名而不得居其位亦唐以來使相之比也

祖孫父子兄弟叔姪並執政

宋徐度却掃編云父子秉政國初至靖康元年凡十二家王惠獻化基子安簡舉正呂文靖子惠穆公弼正獻公著石元懿子文定中立陳恕子恭公韓忠獻億子獻肅綷持國莊敏縝范文正子忠宣彞叟曹武惠彬子武穆瑋蔡確子懋蔡太師子攸韓忠獻子儀公曾宣靖子

令綽王博文子忠簡疇兄弟秉政國初至政和凡七家陳文忠堯叟弟文惠堯佐三韓二呂二范吳正肅育弟正憲充蔡太師弟元度卞鄧觀文洵仁弟洵武祖孫秉政國初至紹興凡四家梁適孫才甫子美呂正獻孫舜徒好問富文忠孫季申直柔韓儀公孫似夫肖胄叔姪秉政國初至大觀凡三家呂文穆姪文靖夷簡胡文恭宿姪宗愈林文節希姪攄

又云曾令綽之為簽書宣靖猶康甯就養東府尤為盛事余按三韓二呂二范父子兄弟並秉國均尤盛事也

出宰相

宋無名氏木筆雜鈔云國史章得象傳閩中謠云南臺江合出宰相至得象相時沙漲可涉台州舊有謠云下渡沙漲出宰相謝子肅為相果驗按此可與叢鈔卷廿所載出狀元之語並傳

內閣票擬

明廖道南殿閣詞林記云永樂洪熙二朝每召內閣造膝密議然批答出自御筆未嘗委之他人也至宣德時始令內閣楊士奇輩及尚書兼詹事蹇義夏原吉於中外章奏許用小票墨書貼各疏面以進謂之條旨按此乃內閣票擬之始

明文淵閣有孔子像

明廖道南殿閣詞林記云文淵閣在午門之內中間置紅櫃藏列朝訓錄副本李賢自吏部進以傍坐不安令人移紅櫃壁後欲設公座彭時不可踰數日上遣中官傳旨送孔子并四配像一龕置於中間又數日遣大監裴當送聖賢畫像一副來懸於龕後壁上乃罷不設坐

明內閣有象牙棋

明王鏊震澤長語云相傳宣宗一日過城上令內豎覘閣老何爲曰方對奕何不聞落子聲曰棊以紙上笑曰何陋也明日賜象牙棋一副至今藏閣中按明文淵閣

在奉天殿東廡之東文華殿之前前對皇城然落子之聲何能遠至城上此事必訛傳也蓋因內閣有象牙棋傳爲上賜故有此說又按此象牙棋必非圍棋子乃今象棋子也

玉堂

宋程大昌演繁露云漢武故事玉堂去地十二丈基階皆用玉按今人習用玉堂故事其制則罕能言也高峻如此信乎如在天上矣

宋翰林院止名學士院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云唐翰林院本內供奉藝能技術

雜居之所以詞臣待書詔其間乃藝能之一耳開元以前猶未有學士之稱或曰翰林待詔或曰翰林供奉如李太白猶稱供奉自張垍爲學士始別建學士院於翰林院之南則與翰林院分而爲二然猶冒翰林之名蓋唐有崇文館學士麗正殿學士故以翰林別之其後遂以名官然院名至今但云學士而不冠以翰林則亦自唐以來沿襲之舊也

宋學士院北門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云唐翰林院在銀臺之北因名北門學士今學士院在樞密之後腹背相倚不可南向故

以其西廊西向爲院之正門而後門北向因榜曰北門兩省樞密院皆無後門惟學士院有之學士朝退入院與禁中宣命往來皆行北門而正門行者無幾不特取其便亦以存故事也按今翰林院在東長安門外北向猶存北門遺意

明庶吉士館閣課

國朝孫承澤春明夢餘錄云大學士徐階示新庶吉士條約每月館師出題六道內文三篇詩三首月終呈稿不許過期初二十六日仍各赴內閣考試一次按明嘉魚李沂中祕草有館草閣草余已記於九九銷夏錄卷

十一矣今又記此以見明庶吉士館閣課之制

明鼎甲有不入翰林者

國朝孫承澤春明夢餘錄云鼎甲不入翰林洪武四年狀元吳伯宗授禮部員外郎第二郭翀第三吳公達授吏部主事丁丑狀元陳䢿論戍第三劉鍔補鴻臚寺司賓署丞第二尹昌隆授禮部主事嘉靖壬辰第二孔天允以王親授陝西按察司僉事萬歷乙未莊際昌廷試卷誤書謬字為膠言者劾之請告歸按以一字之誤致被劾而歸可謂嚴矣崇禎戊辰第三管紹甯策內誠字少一撇御書足之因自號誠齋亦見春明夢餘錄又何

幸也

又按洪武四年辛亥狀元授員外郎及第出身俱授主事同出身授縣丞會元亦授縣丞是此科無翰林院官也

修撰編修檢討各專職

明廖道南殿閣詞林記云史官之職修撰掌撰述編修掌纂輯檢討掌檢閱凡史事俾專掌焉按此三官各有職司今居其職者未必知此矣

翰林院正堂左堂右堂

明廖道南殿閣詞林記云洪武初建翰林院於皇城內

正統七年復建於京師長安左門外玉河西岸正堂三間中設大學士學士侍讀學士侍講學士公座左爲史官堂右爲講讀堂首領官房在儀門之外之右按翰林院亦有正堂左堂右堂之分今無人言及矣

又按大學士今稱中堂以大學士設坐在翰林院正堂之中故也然據明制則大學士學士及侍講學士侍讀學士皆爲正堂但大學士之坐在堂中耳

明制幷國史院於翰林所設修撰編修檢討皆史官也依明制則此三官者爲翰林院左堂侍講侍讀則爲翰林院右堂

明制庶吉士課

明廖道南殿閣詞林記云庶吉士在外公署教習始自正統初年內閣奏請學士等官二員教習本院仍行戶部給發燈油錢兵部撥皁隸刑部給紙劄工部撥房屋順天府給筆墨光祿給酒飯內閣按月考試俟有成效送吏部銓注本院及各衙門職事自是庶吉士教習與文華堂文淵閣時舊規不同其所撥給循故事耳又曰正統以來在公署讀書者大都從事詞章內閣按月考試則詩文各一篇第其高下具揭帖開列名氏發本院以爲去留地卑陋者多至奔競有志者或謝病而去不

能去者多稱病不往將近三年則紛然計議邀求解館
宏治癸丑學士李東陽程敏政教庶吉士至院閣會簿
悉注病假而去乃賦一絕云同廊寂寂鎻齋居白日都
消病歷餘竊食大官無寸補綠陰亭上勘醫書
按此知明制庶吉士本由閣臣教習後由在外公署教
習而以學士二員教之此卽今制教習庶吉士所由始
也工部撥給房屋卽庶常館之權輿也乃其時已紛紛
託病不赴無怪今庶常館之虛無人矣
明制翰林院待詔孔目均爲清秩
明廖道南殿閣詞林記云翰林院典簿之職掌四庫書

籍守扃鑰以伺明命侍書之職明習六書之法凡遇上書則侍左右以備考訂點畫音聲待詔之職凡遇上宣問文義以備呼召編摩謄寫等事亦如之孔目以首領爲職掌言語趨走會計籍書之事自吳元年置本院以來官不必備惟侍從儒學之臣最重故洪武永樂宣德間雖待詔孔目不輕授人凡居是職者咸知自重按此知明制翰林院官雖待詔孔目亦屬清班也今待詔孔目皆爲雜流侍書之職則久廢矣

又載本院官到任自内閣大學士至孔目皆出燕錢置盛筵于後堂用樂孔目得與大學士同列宴會知其時

不以雜流視待詔孔目等官也
殿閣詞林記又云洪武十八年復以科舉取士以待詔
朱善前典籍聶鉉爲考試官取中式者黃子澄等四百
七十二人是待詔典籍皆得充考官也
又載洪武十七年上思用老成驛召前修撰朱善於家
授待詔尋拜文淵閣大學士由修撰而待詔由待詔而
文淵閣大學士此明制之與今迥異者也
翰林院考績之例
明廖道南殿閣詞林記云本院官凡歷俸連閏計三年
例給由考滿六年九年皆然先具腳色事蹟呈掌印官

以憑考覈乃往吏部相見六品以下循廊至堂上送迎待以殊禮五品以上冢宰迎至後堂賓主坐送出移咨都察院掌院皆迎至後堂坐送出不計崇卑洪武十四年十月壬申定考覈之法翰林等衙門為近侍任滿黜陟取自上裁蓋未嘗往吏部也近凡考滿皆本部引奏復職六年亦然九年則考功司例差官送題作文不知起自何時大率皆非祖宗禮待文學侍從之舊

按今制三年京察各部院官皆至吏部過堂翰林院官實無一至者而院吏則亦以來告余詩云明朝吏部門前去又添緇塵刮敝袍戲語也

館職序齒

宋范成大驂鸞錄云謁前吏部尚書汪公聖錫於超化寺之兩山閣留飯與前館職鄭升之公明偕余與公明同召試同除正字校書郎汪公時修國史館中例序齒公明長余十餘歲用故事遜公明公明力辭云各已出館正當敘官至欲遯去汪公拱立無言余從容請之公徐曰應辰舊與凌季文尚書皆爲正字季文年長上坐比歲僕以端明殿學士守平江過湖季文在焉時爲顯謨閣學士同會郡中僕亦用故事遜季文季文不辭公明遂就坐記於此以補麟臺後志按今士大夫同官翰

林者敘齒則此例亦宜知也

五經博士

明廖道南殿閣詞林記云五經博士之職掌易者一人掌書者一人掌詩者一人掌春秋者一人掌禮記者一人各專門明經同異得失究其指歸以備講讀然則明制五經博士各有專經與今制異

又云永樂以後累舉象賢世祿之典顏子孟子周程朱諸子後裔擇宗子以聞皆授世襲五經博士惟居鄉給俸以奉祭祀而已景泰時誠意伯劉基後裔亦援此例得世襲五經博士宏治中孔子嫡派在浙江衢州者有

司以宗子孔彥繩奏聞詔授世襲五經博士尋改劉基之後爲指揮於是崇道酬勳之意昭昭矣按此乃聖賢後裔世襲五經博士之始

翰林院官謚用文字

明廖道南殿閣詞林記云本院官有謚始自洪武末時王褘賜謚文節自是曾入翰林者俱用文爲謚如胡廣謚文穆之類亦有以名避者惟大學士陳文謚莊靖翰林之外得謚爲文魏驥文靖吳訥文恪姚夔文敏葉盛文莊何喬新文肅皆異數也按翰林謚文之例至今循之然莫知其起於王褘矣

茶香室四鈔卷十八

德清俞樾

宋時尚書省文書

宋龐元英文昌雜錄云尚書省凡六曹二十四司總五月六月文書一十二萬三千五百餘件天下之事莫不上於尚書宜其多之如此也

按所云五月六月蓋元豐壬戌年乃元豐五年也

薇省之誤

國朝沈自南藝林彙考引名義考云今藩司堂扁有曰紫薇堂意必因元人行中書省之故唐開元間改中書

曰紫微省取象於紫微則微乃微顯之微今作薇藿之薇殊未考也

白樂天詩獨坐黃昏誰是伴紫薇花對紫微郎上薇下微本是兩字然省中旣種紫薇花則薇省俗稱亦有自矣

宋封爵皆虛名

宋徐度郤掃編云本朝封爵徒為虛名若非自請則文臣例封文安武臣例封武功宗室例封天水按此知宋以文安武功為例封而亦許人自請此宋制之尤苟簡者也

宋蘇洵傳除秘書省校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爲霸州文安縣主簿與陳州項城令姚闢同修禮書按洵雖授主簿實不之官何必文安疑云文安主簿者亦姑借其名猶文臣封文安之例耳

明代封贈如見爵

明太祖自敘世德碑龍鳳九年三月十四日內降制書曾祖考祖考先府君皆吳國公曾祖妣侯氏祖妣王氏先妣陳氏皆吳國夫人則有明一代封贈如見爵此制定於草昧之初猶龍鳳之遺制也

按續鈔卷九有封贈之典至明始重一條李少荃相國

云宋時恩例至多累贈之後未有不至尊官大國即以
歐公瀧岡阡表證之曾祖贈太師中書令祖贈太師中
書令兼尚書令父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賜爵崇國
公是曾祖降於祖祖降於父也而歐公結銜則兵部尚
書樂安郡公本身官爵遠不及三代之高是封贈之典
宋時極重不得謂反輕於明代也此論極核余作續鈔
時未見及此因附識於此以訂正之惟宋代封贈歷次
加增至有高於本身者明代則初次封贈即如本身無
須疊加而曾祖祖父亦無隆殺似較宋制爲善　本朝
亦循用之是又宜表出也

爵公

宋程大昌演繁露云國史許瓊傳開寳五年澶濮等州各奏民年八十以上呂繼美等二十九人並賜爵公士翰林學士汪藻先世有號爵公者謂五代閒得此爵恐或便在開寳閒也按公士乃秦爵也不謂至宋時尚以寵錫壽民而其後幷有爵公之號今人亦罕知此故事矣

文武參用

宋朱敏求春明退朝錄云唐文武參用袁滋自尚書右丞出華州刺史召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如是者數人

京朝官自進劄子

宋程大昌演繁露續云三朝聖政錄太宗許京朝官實封劄子於閤門上進是宋制京朝官皆得自進劄子也

道員得奏事

國朝姚元之竹葉亭雜記云道府同知準封章奏事雍正年間行之後亦漸止嘉慶四年　上以監司大員職任巡查視京中科道相等除知府外有準各省道員照藩臬兩司例密摺封奏之　諭三月十日也

京官騎驢

明張萱疑耀云國初風俗淳樸搢紳在京師多有乘驢

者如草木子載李公紀爲治中嘗有詩云五品京官亦美哉腰閒銀帶象牙牌有時街上騎驢過人道游春去未回嘉靖初年觀政進士每三四人共賃一驢此風今不可覩矣

按進士乘驢唐制也摭言云咸通末執政病舉人僕馬太盛奏請進士並乘驢鄭光業軀幹偉大或嘲之曰今年敕下盡騎驢短轡長鞦滿九衢清瘦兒郎猶自可就中愁殺鄭昌圖長耳公有此兩詩亦足生色

後漢書張楷傳家貧無以爲業嘗乘驢車至縣賣藥則驢車自是貧賤者所乘然五行志云靈帝於西園駕四

白驢親操轡京師相效驢價與馬齊彼時之驢又大增聲價矣

京城車制

國朝姚元之竹葉亭襍記云額約齋司農云乾隆初止有驢車惟劉文正有一白馬車人見白馬車即知劉中堂來矣自川運例開騾車始出適讀吾鄉劉海峯徵君贈姚道沖歸里詩有云騾車日日穿衢術道沖爲余杖高祖名孔鋅以雍正戊申保舉人材來京然則騾車雍正時已有之自川運始盛行也又曰車之有旁門紀文達創始也車旁開門礙於轉軸將輪移後始有後擋之

制

按數十年來京朝官皆乘騾車矣驢車低小或聊一代步馬車則竟絕至旁開門後擋車道光年間三品以上大員皆乘之光緒丙戌余送孫兒陛雲入都會試此車竟不復見不及百年京城車制之異如此

唐節度使印皆特鑄

宋徐度卻掃編云唐之方鎮專制一方宰相之外他官無與比故其始拜也降麻告庭與宰相同而賜節鑄印之禮又爲特異本朝既削方鎮之權節度使不必赴鎮但爲武官之秩閒以寵文臣之勳舊而告廷賜節鑄印

之禮猶踵故事至今循之按此知唐節度使印皆特鑄

宋時止同虛銜無復職掌亦必特鑄此印甚無謂矣

郤埽編又云本朝節度使雖不赴鎮然亦别降勅書宣

諭本鎮軍民而爲節度使者亦自給榜本鎮謂之布政

榜親王亦翰苑爲之近不復見矣然則宋初節度使印

猶有此一度用之也

又云國初節度使猶有赴治所者謂之歸鎮仁宗朝夏

鄭公以平章事領三城節爲西京留守以洛陽地當孔

道日有將迎之勞表請歸鎮略曰凡叨建節之行頗以

歸鎮爲重葢謂是也愚按西京留守且以爲煩則所謂

歸鎭者疑亦未必實赴治所但罷留守實職止留節度虛銜美其名曰歸鎭耳

使臣隨從

宋沈作喆寓簡云近歲銜命出疆三節人從賞給豐腆貪冒之士不顧廉恥至名爲執旗報信充廝役下陳號爲小底者亦欣然願爲之富民圖遷官恩例往往納直不貲因讀退之韋丹墓銘載丹聘新羅故事使外國者賜州縣官十員使以名上以便其私號私覯官丹獨辭之曰吾天子吏使海外國不足於資宜上請安有賣官以受錢邪則知前世已如此矣如韋丹安可復得之哉

使臣賜一品服

明廖道南殿閣詞林記云永樂初遣待詔王延齡使朝鮮行人朱彬副之賜衣一襲及鈔錠錦衣狐裘皮帽自後使二國者俱賜一品服其禮益隆按所稱二國依上文當是朝鮮及安南也出使外國加一品冠服至今循之實始於此

唐使四夷之印

元王惲玉堂嘉話云唐故事奉使四夷其印章曰大唐入某國之印見蜀王建世家

偹纂

明廖道南殿閣詞林中云洪武日歴設催纂官以侍講學士樂韶鳳爲之永樂初重修太祖實錄催纂兼謄寫爲禮部主事陸某是明代有大纂修必設催纂官也

謄錄

明廖道南館閣詞林記云洪武中修日歴謄寫用舉人監生永樂初重修太祖實錄謄寫用監生生員儒士凡二十五人暨纂兩朝實錄用檢討許彬連智馬信周貴等四人中書舍人蕭湘等十八人郎中員外郎主事寺副等官程南雲等九人儒士生員各一人凡三十三人又云英廟實錄謄寫有太僕寺卿余濂山東參議林章

禮部郎中吳謙中書舍人滕暉等三十五人是明制於
薦實錄有以官爲之者非止監生生員儒士也

騶喤

宋程大昌演繁露云舊尚書令僕中丞騶唱得入宮門
郭祚爲僕射奏言非盡敬之宜騶唱不入宮自此始朱
仲遠爲行臺僕射請準朝式在軍鳴騶慶帝笑而許之
史臣謂其任情是僕射在朝得用騶唱泣軍則否按此
與今制正相反今京官惟在本衙門得用騶唱行於道
路無有也若外官則傳呼甚盛矣

立班

宋龎元英文昌襍錄云大忌日百官集於相國寺宰相過百官立班於庭中宰相揖訖方行香旣畢御史臺知班復傳呼立班而朱衣吏乃曰相公傳語請不立班遂退百官見宰相故事皆廢獨此僅存焉按今屬吏於上司有站班之禮卽其遺意然在上司則無請不立班者矣

十樣錦

宋朱弁曲洧舊聞云今之中散大夫卽昔之大卿監也舊說謂之十樣錦受命之日不俟赦恩便許封贈父母妻一也妻封郡君二也不隔郊奏薦三也奏子爲

職官四也乘馬許行馳道五也馬鞍上施紫絲座六也馬前執破木杖七也宴殿內金器且坐朶殿上八也身後許上遺表九也國史立傳十也

一點青

宋費衮梁溪漫志云二史立螭蓋多服綠者謂之一點青其職曰記言記動而乘輿行幸未嘗扈從近歲始命起居郎起居舍人從駕乃合建官本意

知縣之名始於唐末

宋趙彥衛雲麓漫鈔云唐末始有知縣之稱溧湖碑南唐時立云知丹陽縣鎮縣公事蓋鎮則有兵如知州云

知某州軍州事也

押衙

國朝沈自南藝林彙考云軍門對立兩旗是爲牙旗後世軍中遂置牙門將郭子儀李光弼在朔方皆嘗爲之魏博特置驍鋭使爲護衛名爲牙兵典總此兵者其結衙名曰押衙按唐小說有古押衙卽此謂矣晉書陸機傳領父兵爲牙門將則牙門將之名三國時已有之矣

當時又有都押衙之名如綱鑑唐咸通間所載都押衙李雅都押衙李湘是也

宋趙彥衛雲麓漫鈔云唐制諸州有軍今之廂軍是也
國朝分京師三衛之兵屯諸州今之禁軍是也百姓則
列五軍有前後左右中軍之別軍校有前軍後軍中軍
兵馬使左右廂虞候又有都知兵馬使左右押衙教練
使其目頗繁擇民之豪富者爲之甚爲鄉里之榮青瑣
高議云曹鈞夢龍求援如所約他日復夢致謝云欲相
酬要何寶曹曰惟願子孫世世不離鄉里而榮問何官
曰都押衙可知當時都押衙之重
又有都頭之名綱鑑咸通九年戴可師圍都梁城城中
賊少拜於城上曰方與都頭議出降是也

坐更將軍

國朝孫承澤春明夢餘錄云夜閒或從門縫遞出鑰匙一把或城上擲下食物及衣服等項以試坐更將軍其將軍接得鑰匙當即遞進明日兵科引奏不用旨答若食物衣服等項收執引奏聖旨賞了他按此知明制有坐更將軍并有試之之法

居官杜絕干謁

太平廣記狐類載李令緒事云胡壻除豫州刺史榜云我單門孤立亦無親表恐有擅託親故妄索供擬即獲時申報必當科斷往來商旅皆傳胡使君清白干謁者

絕矣按此卽今之關防告示也

居官蹕祖父舊治

宋朱弁曲洧舊聞云爲帥守而蹕父祖嘗所居自昔衣冠以爲榮事李文饒獻替記稱開成二年自浙西觀察使授淮西節度兩地皆是舊封倍懷榮感言其父吉甫亦皆領揚潤故也本朝如此比者亦多見於謝上表啟紹聖中歐陽叔弼棐知蔡州其父文忠公之舊治也謝宰執啟云惟近輔之名邦實先人之舊治高城不改自疑華表之歸老吏幾希尚守朱門之舊靖康中翟公巽自翰苑出守會稽其父思之舊治也其謝表曰惟昔先

臣再臨東越嘗期暮齒乃踵前修朱邑世祠猶有奉嘗之舊恬侯家法自憐孝謹之衷皆謂是也

官品

宋岳珂愧郯錄云魏延康元年二月尚書陳羣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則其初立品非品秩也乃人品耳而通典載魏官自黃鉞大將軍至諸州郡防門明列品第珂嘗考後趙王勒二年使張賓領選初定五品後更定九品則是更魏而晉品猶未定也通典乃若是其較且明豈當時循陳羣之法謂某品人則可登某品益遠益訛遂為官秩之定論邪梁天監初

武帝命尚書刪定郎濟陽蔡法度定爲九品一品秩萬石第二第三爲中二千石第四第五爲二千石天監七年徐勉爲吏部尚書定爲十八班以班多者爲貴則品非所專用而易以爲班矣陳承梁後乃定相國丞相等品爲第一自此以下所列爲九正合今制而不分正從官之有品自曹魏始品之有從自元魏始考其初不知正從也每品正從復分上中下蓋一品之間析而六矣此高祖太和之制也及二十三年高祖復次職令而世宗初班行之三師二大乃不入品其四品以下正從又分爲上下階猶析而四也逮隋而[illegible]正曰從截然不可

紊矣按官品之緣起此條考之甚詳而其辭大繁爲節
其大略如此
又云考梁制品尚寡故自九而一乃極於丞相班尚繁
故自一而十八亦極於丞相班多者品貴品少者班尊
二者相爲用而貴賤等差於此參見而互明班止於梁
隋卽廢矣
按梁十八班之制行之不久知者葢寡考周禮命數有
九自一命至九命梁十八班頗得其意班數十八者九
數而倍之也古者車服旗常以九爲節以七爲節以五
爲節無不貴多而賤少至後世官品行而尊一品而賤

九品與古制正相反楚語云十品萬官品亦何嘗不貴
多乎
又按自隋以來官分九品品有正從則梁十八班之制
廢而其意固在但廢而用品故貴一而賤九耳
愧郯錄又引晉書鄧攸傳曰攸舉灼然二品爲吳王文
學歷太子洗馬又歷東海王參軍爲世子文學吏部郎
東中郎將長史河東太守珂按杜佑通典及沈約宋書
具列品制惟世子文學無之如王國文學六品也洗馬
王國參軍皆七品也吏部郎六品也中郎長史七品也
太守五品也皆不合二品之目攸雖舉二品其遷陟則

隨時繫乎上命所謂二品者蓋言其人才灼然合在此品定於郡中正之口以待上之采擇而已愚按此說誠然州郡中正每歲所進在一二品者多矣朝廷安得有如此一二品之官邪且一二品之官亦豈州郡中正一舉所能得邪九品之論人品而非官品誠不待言惟攸之歷官由六品而七品而又六品而又七品而旋得五品意其時雖有官品而亦不甚拘邪

日參月參六參兩參

宋龐元英文昌雜錄云門下省起居郎以上中書省起居舍人以上尚書省侍郎以上御史中丞以上爲日參

官三省及御史臺官寺監長貳以上爲六參官寺監丞
大理評事以上爲兩參官寄祿官通直郎以上爲月參
官又云除朔望參外每月定以五日二十日二十一日
二十五日爲參日按此則兩參者朔望參也六參者朔
望外加此四日也日參則每日必參月參則每月一參
而已惟此四參日疏數不均未詳其制
又按其前載詳定官制所奏引唐書百官志及儀制令
文武職事官九品以上及二王後朝朔望文武五品以
上及兩省供奉監察御史郎太常博士日參號常參官
武官三品以上三日一朝號九參官五品以上及折衝

常叅者五月一朔號六參官是宋制本乎唐也惟常參官恐專屬五品以上文官不兼武官文有錯誤耳其六參官乃五品以上之武官也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云本朝未定六參之制百官日俟朝於前殿者便殿初引班常以四色官一人立垂拱門外亢聲唱前殿不坐及宰相便殿奏事畢即復出押百官虛拜於前殿廷下而散遇宰相奏事日高者不復押亦百官以序自拜於陛下而出韓魏公爲相在位久遂更不押班王樂道爲中丞力擊之以爲不臣故司馬君實代樂道以辰時二刻前退則押班過則免據此每日

押班之例尚可見宋代朝儀然云本朝未定六參之制何也

居官箴言

宋無名氏愛日齋叢鈔云周益公送子綸通判撫州爲十箴莅官以勤持身以廉事上以敬接物以謙待人以恕責已以嚴得衆以寬養知以恬戒謹以獨詢謀以僉箴規語汝夙夜式瞻楊廷秀送周彥敷詩所謂慈訓二六句寒窗三十春也彭子壽送子欽監興化涵頭鹽場作初箴處事必公舉職必勤御吏以正撫民以誠仁以事大和以接人惟儉與廉治家及身子壽名龜年謚忠

肅有家庭帖誨其子居官之政至爲詳密眞希元參政
帥長沙以廉仁公勤四言勉僚吏晚再守泉南又繹四
者之義加詳王實之邁以南外宗教爲之箴律已以廉
曰惟士之廉猶女之潔苟一毫之點汚爲終身之玷缺
毋謂暗室昭昭四知汝不自愛心之神明其可欺黃金
五六駝胡椒八百斛生不足以爲榮千載之後有餘戮
彼美君子一鶴一琴望之凜然淸風古今撫民以仁曰
古者於民饑渴猶已心誠求之若保赤子於戲入室笑
語飲醲嚼肥出行敲扑曾痛癢之不知入心不仁一至
於斯漱問之澤百世猶祀酷吏之後今其餘幾誰甘小

人而不爲君子存心以公曰厚姻婭近小人尹氏所以不平於秉鈞開誠心布公道武侯所以獨優於王佐故曰本心日月利欲食之大道康莊偏見窒之聽信偏則枉直而惠姦喜怒偏則賞僭而刑濫惟公生明偏則傷闒莅事以勤曰爾服之華爾饌之豐凡縷絲而顆粟皆民力乎爾供仕焉而曠厥官食焉而怠其事稍有人心胡不自愧昔者君子靡素其餐炎汗浹背日不辭艱警枕計功夜不遑安誰爲我師一范一韓

按居官者皆奉淸愼勤三字箴其實尙有未備如此數箴皆居官所宜法守也故表出之彭箴云仁以事大雖

亦有理然不如周益公事上以敬尤爲切當或傳寫有
誤王實之嘗爲南外睦宗院教授此云南外宗教在當
時固共知之傳至後世或不得其解矣

入仕歷一甲子

宋龐元英文昌襍錄云太子太師張公昇大中祥符八
年歲在乙卯登科熙甯九年丙辰終於許州陽翟縣里
公起布衣致使相自初仕至薨謝歷一甲子近世所無
也

按張公祥符八年乙卯登科熙甯八年乙卯尚在在當
時已爲希有可見近制重宴恩榮之難

大人之稱前明猶不重

國朝王應奎柳南續筆云大人之稱前明不以爲重有嘉定縣丞李玉森呼直指爲大人直指怒玉森抗言大人之名美而未易踐若不典之稱丞雖至卑亦能得此於下隸不足重也直指乃改容禮之又吾邦夏玉麟垂髫時縣試呼縣令爲大人令不悅命歷數書冊中大人以百爲率玉麟對以孔門七十二賢雲臺二十八將令乃笑而遣之

按稱謂隨時而異今則大人之稱甚重矣余爲人作書往往不稱大人世頗病其簡傲然歷觀古名人手蹟有

稱大人者乎余不敢苟從世俗也

入城治喪

國朝查愼行人海記云從來棺柩止有出城者故旅櫬還鄉率停於墓康熙己丑崇明相國宋文恪薨於京師奉旨馳驛差官送歸公子扶柩入蘇州府城里第治喪此變例也按今則有奉旨入城遵例入城之分已著爲令矣

宋文恪名德宜字右之江蘇長洲人康熙時官至大學生在前明曾以崇明籍入學故有崇明相國之稱據國史本傳亦一朝賢相然海禁之開則實自公始

德凊俞樾

釋迦眞像

宋郭若虛圖畫聞見誌云大中祥符初有西域僧覺稱自言酤蘭左國人刹帝利姓於譯堂北壁畫釋迦面與北方所畫絕異原注云昔有梵僧帶過白氎上本亦與尋常畫像不同葢西國所稱髣髴其眞今之儀相始自戴逵刻製梵像欲人生敬頗有損益

按酤蘭當卽明史之和蘭稱無此字俗稱字也

天中天

國朝徐文靖管城碩記云梁武帝詩正趣果上果歸依天中天釋迦要覽云釋迦佛小名天中天佛名天中天亦翻譯者爲之梁武身爲佛奴而作詩敢斥其小名未必然也愚謂徐氏不信佛小名之說然天中天究不得其解則姑從舊說亦可

先天菩薩

宋郭若虛圖畫見聞誌云先天菩薩幀本起成都妙積寺唐開元初有尼魏八師者常念大悲咒有雙流縣民劉乙小字意兒年十一歲欲事魏尼遣亦不去常於奥室坐禪自魏云先天菩薩見身此地遂篩灰於庭一夕

有巨跡長數尺意兒因謁畫工隨意設色悉不如意有
僧法成自云能畫意兒常合掌仰視然後指授之僅十
稔功方就後塑先天菩薩像二百四十二首首如塔勢
分臂如蔓

按易經雖有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之語然實
無先天後天之說釋文云先悉薦反後胡豆反與後世
所謂先後天迥別也先後天實始於道家今觀此則知
佛家亦有之有先天菩薩必有後天菩薩矣其首有二
百四十二則其臂應有四百八十四今未知尚有此像
否

青葉髻婁至德

宋陸游入蜀記云次公安游二聖報恩光孝禪寺二聖謂青葉髻如來婁至德如來也皆示鬼神力士之形高二丈餘陰威凜然可畏正殿中爲釋迦右爲青葉髻號大聖右爲婁至德號二聖三像皆南面予按藏經駒字函娑羅浮殊童子成道爲青葉髻如來再出世爲至德如來則二如來本一身耳有碑言邑人一夕同夢二神人言我青葉髻婁至德如來也有二巨木在江干我所運者俟鄞行者來令刻爲我像已而果有人自稱鄞行者善肖像邑人欣然請之像成酷類所夢然碑無年月

不知何代又云荆州絶無禪林惟二聖而已按此二聖像亦他處所無未知今尚然否

又按范成大吳船錄云二聖之名江湖閒競尚之卽在處佛寺門兩金剛神也此則遷之殿上傳記載發迹靈異大略出於夢應云是千佛數中最後者一名婁至德一名青葉髻江岸善蹟或時巨足跡印其處則蹟止按此則此兩如來他處亦有之天下佛寺往往坐四金剛於三門內建殿奉之謂之天王殿亦有三門之兩旁塑兩金剛皆立像者向不知何名俗曰哼哈二將此兒童語耳今乃知卽青葉髻婁至德也

觀世音同時兩化身

明王世貞讀書後云佛祖統載第九卷達磨觀世音大士化身也而誌公亦稱大士化身同時顯化南北人用爲疑是不必疑千百億身之二人耳

七祖

宋姚寛西溪叢語云杜甫秋日夔府詠懷身寄雙峯寺門依七祖禪鮑欽注云第五祖宏忍有二弟子一慧能受衣法居嶺南爲六祖一神秀在北揚化引傳燈錄云其後神秀門人普寂立其師爲六祖而自稱七祖因檢江西志徹錄云自南北分宗北宗立秀師爲第六祖但

不見普寂自稱七祖事耳按此則佛門有兩六祖又有七祖

智積菩薩

宋龔明之中吳紀聞云靈巖寺乃智積開山之地智積當東晉末自西土來刱立伽藍泗州僧伽至無錫聞智積在蘇卽囘曰彼處已有人矣由是名遂顯有貧嫗持角黍爲獻智積受之嫗因得度至今上巳日號智積生日聚數百嫗爲角黍會按吳中此會久絕余寓吳久未聞上巳有此故事也

慧感夫人

宋龔明之中吳紀聞云慧感夫人舊謂之聖姑或以爲
大士化身祝安上通守是邦事之尤謹每有水旱禱祈
立驗後加封慧感顯祐善利夫人今參政范公作記按
此亦吳中故事今未知尚有此祠否

十二面觀音

明楊愼名畫神品目有寶誌公十二面觀音相注云王
道眞新繁人按此疑是寶誌公原本而王道眞又臨摹
之也

至元富民改大佛頭

元吾衍閒居錄云唐僧思淨鑿湖濱石爲大佛頭其前

留雨石壁正擁其肩意在不覺與地相接至元閒富民捨錢修寺且去其左壁以右壁鑿為五指古跡壞矣按此知今之大佛頭已有異喻彌陀之舊也

報慈閣大像

唐李緯尚書故實云鄭廣文作聖善寺報慈閣大像記云自頂至頤八十三尺額珠以銀鑄成虛中盛八石按自頂至頤已八丈有餘則全身當幾丈乎此古今第一大像

嘉州大佛像

宋范成大吳船錄云泊嘉州渡江登淩雲寺寺天寧閣

即大像所在嘉爲衆水之會灘瀧險惡唐開元中浮屠海通始鑿山爲彌勒佛像以鎮之高三百六十丈頂圍十丈目廣二丈爲樓十三層自頭面以及其足極天下佛像之大佛足去江數步驚濤怒號洶湧過前不可安立正視今謂之佛頭灘

峩眉鐵佛殿

宋范成大吳船錄云泊嘉州舉騎入峩眉小峩中峩昔傳有游者今不復有路惟大峩一山爲佛書所記普賢大士示現之所至三千鐵佛殿云普賢居此山有三千徒衆共住故作此佛冶鑄甚朴拙

按潘文勤公曾以峩眉銅佛十八尊見贈云峩眉有銅佛殿孟蜀時所建四壁皆銅鑿成佛像明末張獻忠毁之此其遺也今觀此知又有鐵佛殿然文勤所贈銅像黝黑與鐵無異或卽鐵佛而非銅也

聖善寺銀佛

唐李綽尚書故實云聖善等銀佛天寶亂爲賊截將一耳後少傅白公奉佛銀三鋌添補然不及舊者會昌拆寺命中貴人毁像收銀送内庫中人以白公所添鑄比舊耳少銀數十兩遂詣白公索餘銀恐涉隱沒故也

觀音寶飾

元劉一淸錢唐遺事云上天竺係觀音坐正殿有敕賜諸寶飾其上有兩珠一赤一白名日月珠又有白黑相間如棗核樣名鬼谷珠又一大珠名珠每又一大珠名猫兒眼睛每遇迎奉則加此飾

達摩面壁石

國朝姚元之竹葉亭襍記云河南少林寺後殿西壁前設供桌供一石高幾二尺強上下寬五七寸不等即之一巖石了無異處向之後退至五六尺外漸有人形至丈餘則儼然一活達摩坐鏡中矣腮邊短髭若有動意寺僧言乾隆三十六年駕幸嵩山欲觀祖師面壁石

石在少室山洞中故浮置之者因請以呈覽焉

尸毗王墓

宋沈括夢溪筆談云延州天山之巔有奉國佛寺二庭中有一墓世傳尸毗王之墓也尸毗王出於佛書大智論言嘗割身肉以飼餓鷹至割肉盡今天山之下有濯筋河其縣爲膚施亦與尸毗王說相符按漢書膚施乃秦縣名此時未有佛書疑後人附會縣名爲說慶歷中施昌言鎭鄜延乃壞奉國寺爲倉發尸毗墓得千餘秤炭其棺槨皆朽有枯骸尚完脛骨長二尺餘髗骨大如斗幷得玉環玦七十餘件玉衡牙長僅盈尺皆爲在位

者所取金銀之物入手役夫

按尸毗王墓未必有棺槨即玉環玦玉銜牙亦非佛家所有此必古名人之墓惜無可考耳

三種舍利

元鎦績霏雪錄云舍利按佛書室利羅或設利羅此云骨身又云靈骨有三種色白色骨舍利黑色髮舍利赤色肉舍利

佛光

宋沈括夢溪筆談云畫工畫佛身光有匾圓如扇者身側則光亦側此大謬也渠但見雕佛耳不知此光常圓

也又有晝行佛光尾向後謂之順風光此亦謬也佛光乃定果之光雖刼風不可動豈常風能搖哉

佛現

宋范成大吳船錄云辛卯泊嘉州畢騎入峩眉甲午宿白水寺大雨不可登乙未大霽遂登上峯自此至峯頂光相寺七寶巖其高六十里去縣中平地不下百里余以健卒挾山轎强登以山丁三十三曳大繩行前挽之同行則用山中梯橋冒寒登天仙橋至光明巖人云佛現悉以午今已申後不若歸舍明日復來忽雲出巖下傍谷中卽雷洞山也雲行勃勃如隊仗既當巖則小駐

雲頭現大圓光襍色之暈數重倚立相對中有水墨影若仙聖跨象者盌茶頃光沒而其旁復現一光如前有頃亦沒雲中復有金光兩道橫射巖腹人亦謂之小現丙申復登巖眺望巖後少北則瓦屋山少南則大瓦屋宛然瓦屋一間也小瓦屋亦有光相謂之辟支佛現俄氛霧四起混然一白僧云銀色世界也有頃大雨傾注氛霧辟易僧云洗巖雨也佛將大現兜羅綿雲復布巖下紛郁而上將至巖數丈輒止雲平如玉俯視巖腹有大圓光偃臥平雲之上外暈三重每重有青黃紅綠之色光至正中虛明凝觀者各自見其形現於虛明之處

一如對鏡而不見傍人僧云攝身光也此光既沒前山風起雲馳風雲之閒後出大圓相光橫亘數山盡成異色峯巒草木皆鮮妍絢蒨不可正視雲霧既散而此光獨明人謂之清現凡佛光欲現必先布雲所謂兜羅綿世界光相依雲而出其不依雲則謂之清現極難得食頃光稍移過山而左顧雷洞山上復出一光如前而差小須臾亦飛行過山外至平野閒與巖正相值色狀具變遂爲金橋有紫雲奉之凡自午至未雲物凈盡謂之收巖獨金橋現至午後始沒按泰山看日出峩眉看佛現皆天下奇觀也然泰山日出見之者多峩眉佛現見

之者少讀吳船錄因節錄之以當臥游峩眉有佛現鳥
惜石湖未之見故記不及然佛現鳥相傳夏秋見寒則
不見石湖之游適當其時而不得見何邪

蛬蛤護經

宋沈括夢溪筆談云郢州漁人擲網於漢水至一潭底
覺重得一石長尺餘圓直如斷椽細視之乃蛬小蛤鱗
次相比綢繆鞏固以物試抉其一端得書一卷乃唐天
寶年所造金剛經字法奇古其末云醫博士攝比陽縣
令朱均施比陽乃唐州屬不知何年墜水中首尾略無
霑濆爲土豪李孝源所得孝源素奉佛寶藏其書蛤筒

復養之水中

釋家寫經字數

宋趙彥衞雲麓漫鈔云釋氏寫經一行以十七字爲準故國朝試童行誦經計其紙數以十七字爲行二十五行爲一紙

唐僧取經古蹟

明朱孟震西南夷風土記云都魯濮水關有唐僧曬經臺板古有河曰流沙唐僧取經故道亦有曬經臺

金剛經則卽二字

宋趙彥衞雲麓漫鈔云金剛經中有卽則二字高麗大

安六年以義天之祖名稷故易卽爲則壽昌元年刊於大輿王寺後從沙門德詵則喻之請仍還本文而以則音呼之

愚按則卽二字聲近義通在儒書亦有互用者詳見高郵王氏經傳釋詞

晨昏鐘鼓之數

國朝褚人穫堅瓠集云天下晨昏鐘鼓之數卽一百八聲者一歲之象也葢年有十二月有二十四氣又有七十二候正得其數但聲之緩急節奏各處不同吾蘇歌曰緊十八慢十八中閒十八徐徐發兩度湊成一百八

杭州歌曰前發三十六後發三十六中發三十六聲急通共一百八聲畢越州歌曰緊十八緩十八六偏湊成一百八台州歌曰前擊七後擊八中間十八徐徐發更兼臨後擊三聲三通湊成一百八按此歌訣必是故老相傳然以今所聞恐亦未必盡合

又云禁鼓一千二百三十聲爲一通三千六百九十聲爲三通在外更鼓三百三十撾爲一通千撾爲三通按以數而言當云九百九十撾爲三通今云千撾則必有一通多十撾矣

佛偈可入管絃

明張萱疑耀云余嘗疑佛經數譯而後通不無乖其本旨偶閱鳩摩羅什與慧叡書天竺國寶文製偈頌宮商體裁以入管絃爲義今改梵爲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隔文體有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嘔噦今之經卷果皆西來大意乎余不敢信矣按此知佛經偈語在西域皆可入管絃也

三十二字爲一偈

國朝姚範援鶉堂筆記云嘗閱佛經絕句每不愜意今按楞嚴蒙鈔卷五之一弟七葉疏云偈頌約有四種一阿耨窣覩婆頌不問長行并偈但滿字數三十二即爲

一偈疑此四字作句本釋氏相承不論文義之聯絕也

寺觀敕差住持

宋岳珂愧郯錄云中興以後駐蹕浙右大刹如徑山淨慈靈隱天竺宮觀如太乙開元祐聖皆降敕劄差主首至於遐陬藺席如雪峯南華之屬亦多用黃牒選補珂按李文簡續長編熙甯八年八月戊申詔內外宮觀寺院主者及僧道正舊降宣敕差補者自今仰書祠部給帖其制不知更於何時要鄰於瀆也

宋度牒價

宋趙彥衛雲麓漫鈔云紹興中軍旅之興急於用度度

牒之出無節上戶和糴所得減價至二三十千時有無賴不逢僧之語後禁度牒二十餘年僧徒銷鑠殊盡福建諸寺多用保甲看管今度牒賣八百貫人競買之按宋度牒價余於續鈔三鈔已屢書之今得此條又錄於此

天竺國姓氏

宋沈括夢溪筆談云四夷全以氏族爲重如天竺以剎利婆羅門二姓爲貴姓自餘皆爲庶姓如毗舍首陁是也其下又有貧四姓如工巧純陁是也

元僧有姓

國朝羅振玉讀碑小箋云淮安龍興寺有明郡守陳文燭碑碑陰刻龍興寺事寶藏元至正間寺僧朱德剛刻石稱僧朱德剛郭法亮據此則元僧有姓然世無知者

牧護

宋姚寬西溪叢語云山谷題牧護歌予向嘗問南方衲子牧護是何種語皆不能說後見劉夢得作夔州刺史樂府有牧護歌似是賽神語予長兄伯聲嘗考火祆胡神也佛經所謂摩醯首羅也唐貞觀五年有傳法穆護何祿等將祆教詣闕聞奏敕令長安崇化坊立祆寺號大秦寺又名波斯寺武宗毀浮屠會昌五年敕大秦穆

護火祆等六十餘人並放還俗然而根株未盡教坊記曲名有牧護字已播在唐樂府祆之教法蓋遠而穆護所傳則自唐也蘇溪作歌之意正謂旁門小道有似是而非者因以爲戲山谷未深考耳

按據姚氏說牧護即穆護此等譯音固無一定然所云貞觀五年有傳法穆護何祿云云何祿是人名穆護疑是其名目考景教流行中國碑無有二字可仿彿此音者何祿姓名亦不見於碑也

耶輸即耶蘇

國朝羅振玉存拙齋札疏云唐武德元年沙門高曇成

反自稱大乘皇帝立尼靜宣爲耶輸皇后此耶蘇之稱所昉翰蘇異字盜譯音無定文其義則不可曉

刹即塔字

國朝羅振玉面城精舍文甲云敬史君牌建七層之寶刹鈕樹玉說文新坿考謂古無塔字寶刹卽寶塔其說極精南史虞愿傳帝以故宅起湘宮寺費極奢侈以孝武莊嚴刹七層帝欲起十層不可立分爲兩刹各五層此尤寶刹卽寶塔之明證

愚按說文亦無刹字則作刹與作塔無異同一後出字耳

七僧比七賢

宋葉夢得避暑錄話云高僧傳載孫綽道賢論以當時七僧比七賢竺法護比山巨源帛法祖比嵇叔夜竺法乘比王濬沖竺法深比劉伯倫支道林比向子期竺法蘭比阮嗣宗于道邃比仲容各以名迹相類者爲配惜不見全文

唐五書僧

明楊愼墨池瑣錄云唐有詩僧九人今有九僧集復有五僧善書劉涇嘗作書話以懷素比玉瞥光比珠高閑比金貫休比玻璃亞棲比水晶

儒者爲僧

宋費袞梁谿漫志云近世儒者飄然遊方之外者有二人焉饒節字德操臨川人以文章著名曾子宣丞相禮爲上客陳了翁諸公皆與之遊始亦有婚宦意遇白崖長老與之語欣然有得祝髮爲浮屠名如璧至江浙樂靈隱山川因挂錫焉後主襄陽天寧自號倚松道人詩文號倚松集吳元中丞相之弟名叔字元常亦能詩有水竹清瘦霜松孤之句除南京敦宗院教授忽棄官爲僧法名正光丞相甍祖母韓夫人奏乞元常歸故官詔許之元常迄不就凡住名剎四十年而終

又云宣和庚子改僧爲德士饒德操已爲僧因作改德士頌末二首云衲子紛紛惱不禁倚松傳與法安心缾盤釵釧形雖異還我從來一色金小年曾著書生帽老大當簪德士冠此身無我亦無物三教從來處處安

按梁谿漫志又載雍孝聞事云雍孝聞蜀人崇甯間廷試對策力詆時政闕失黜放後雖授以右列然卒不仕浪迹山林遇異人得道政和末變姓名爲道士入內說法徽宗謂其得林靈素之半賜姓木更名廣莫此人蹤跡亦奇然既遯跡黃冠乃不於山林高蹈而又與林靈素輩同供奉內庭不如彼兩僧遠矣

僧家不戒酒

明徐𤊹筆精云唐僧都不戒酒任華贈懷素上人云十杯五杯不解意百杯已後始顛狂韋應物有寄釋子良史酒云秋山僧冷病聊寄三五杯然則唐僧嗜酒者多詩人不以爲諱也又云宋蘇子美贈僧祕演詩云賣藥得錢祇沽酒一飲數斗尤惺惺演塗去之云公詩傳萬口吾持戒不謹已爲浮屠罪人公從而暴之可乎按此詩知唐僧不諱飲酒而宋僧則諱之同一不能持戒轉不如唐僧之率眞矣

十齋

宋趙與旹賓退錄云今人以月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不食肉謂之十齋釋氏之教也按唐會要武德二年正月二十四日詔自今已後每年正月九月及每月十齋日並不得行刑所在公私宜斷屠釣永爲常式乾元元年四月二十二日敕每月十齋日不得採捕屠宰其來尚矣

按今人事佛持齋者頗多此十齋日則無知者矣又按此知唐制禁屠宰兼禁采捕及釣今人亦不知也

宋釋惠洪冷齋夜話云寳覺禪師見學者必舉手示之曰喚作拳是觸不喚拳是背莫有契之者叢林謂之觸背關

悲田

宋趙彥衞雲麓漫鈔云釋氏法論供父母曰恩田佛僧曰敬田貧窮曰悲田

按唐有悲田養病坊見舊唐書武宗紀悲田之名本此

援佛會例迎孔子

元李翀日聞錄云國初杭城每歲三月初八日迎佛會有一士人建言欲援例迎夫子事上有司申省送江浙

儒司定議按當日不知定議如何此等事不即駁斥仍煩申送元政之可笑如此惟三月八日何以有佛會豈四月八日之誤乎

佛會借與道流

宋陸務觀入蜀記云七日往廬山自江州至太平興國宮三十里是日車馬及徒行者憧憧不絶云上觀蓋往太平宮焚香自八月一日至七日乃已謂之白蓮會蓮社本遠法師遺跡舊傳遠公嘗以一日借道流故至今太平宮歲以爲常東林寺亦自作會然來者轉不如太平之盛按此則釋道兩家可以通融香火當益盛矣